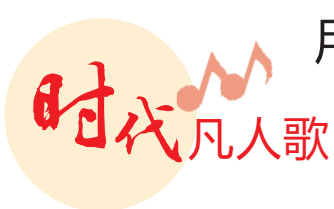


用5万多张照片记录下66个“消失”的村庄,王晓明、王时雨父子——

# 悠悠乡情,在镜头里定格

本报记者 郑培庚 共享联盟绍兴中心站 徐霞鸿



越城区东湖街道则水牌村拆迁前全景

王晓明父子在越城区皋埠街道费官村拍摄朱韵留存

背着背包,拿着相机,清明假期,一对父子穿梭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他们是60后摄影师王晓明和他90后的儿子王时雨。父子俩对家乡的山水、草木、片瓦,怀有深厚的感情。历时19年,5万多张照片、无数次走村串户的拍摄,他们通过摄影的手段将城乡改造建设前的风貌记录留存下来。迄今为止已拍摄绍兴66个“消失”的村庄,出版《越村忆》《最后的渔村——则水牌》《栖鬼村》三本影集。

《栖鬼村》今年2月底出版。王晓明父子特意把新书发布会放在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栖鬼村村民文化礼堂。摊开这些照片时,王晓明的眼眶有些湿润,他告诉记

者,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至2021年5月拍摄完成,父子俩多次走村串户拍摄栖鬼村。“大至空中鸟瞰全景,小至台门老宅的一檐一瓦,栖鬼村的多姿风情、样貌形态,悉数收入了镜头之中。”《栖鬼村》赠送给了越城区档案馆、越城区图书馆等单位,以及部分栖鬼村民。“虽然村子拆迁了,但我还是能从这本影集中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和生活场景,要感谢王老师父子给栖鬼村留下的印记。”63岁的栖鬼村村民丁国家激动地说。

王晓明喜欢摄影,他长期在绍兴越城区房屋征收办工作。乡愁是人们的一种普遍意识,是文化传承、历史延续的心理

基础。在看不到旧址轮廓、古迹风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记住乡愁?在王晓明看来,通过摄影等手段将城市局地改造建设前的风貌记录留存下来,正是人们抒发乡情的极好依托和载体。2003年初,王晓明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拆迁村,从那时起,他就与拆迁村连接在了一起。对于那些面临拆迁的村庄,王晓明充满了感情,把这些村庄的面貌拍下来,留作档案,这是他最初的想法。在长年累月深入拆迁村的过程中,他的拍摄初心也慢慢发生着变化。“我开始从村庄旧貌延伸到一些人文的记录,之后更是以创作的理念,做足

拆迁村的功课后再去拍摄、记录。”他说。

王晓明的儿子王时雨,从2015年起也加入进来。儿子的加入,给王晓明带来新的拍摄手段。“从2017年开始,我们逐渐使用上了航拍,并用航拍、陆拍进行多维度立体式记录。”借助这些现代化手段,王晓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角度、画面。“三本影集的航拍照片都是时雨拍摄的。”王晓明自豪地说。

当然,拍摄的过程是艰苦的。王时雨回忆,有一次,在一个拆迁村,为了一个更好的拍摄角度,他

父亲爬上了一面残墙,不料墙塌了下来,人摔伤了,相机还牢牢地举在手上,保住了相机机身,但镜头还是碰坏了。“为了拍摄一张好的照片,同一个地方去好几次,是常有的事。毕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拍摄形式,定格画面都是不同的。”

王时雨告诉记者,好的照片需要好的光线,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父亲经常“蹲守”在村里,抓住各种机会和角度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从早上

拍到天黑,所有的电池都拍到没电了。“由于拆迁进度很快,经常是上一回去拍到的一处建筑,下一次去就不见了。我们就把拆后的场景也拍摄下来,算是给这个地方画上一个句号。”

“我想记录100个村庄,现在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王晓明说。父子俩的拍摄还在继续。他们通过摄影记录着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记录下人们越来越美的生活。



## 20年来免费为特殊人群拍照 公益摄影师王光法—— 6000G 影像 满满都是爱

本报记者 李世超 通讯员 梁波

背起相机,锁了店门,跨上电动车,王光法出发了。当天,他要为坐在轮椅上的张道永老人拍张证件照。

到了后,王光法将老人推至一处背景好、光线佳的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为老人梳头:“你这头发乱糟糟的不行,拍证件照得有精气神。”

“看镜头,哎,笑一笑。”王光法按下相机快门。

“多少钱?”看着相机里的照片,老人很满意。

“要什么钱,回去处理下就给你送来。”王光法把老人推回餐桌旁,背上相机离开了。

今年69岁的王光法是安吉县鄞吴镇鄞吴村人,个子不高,说话爽快,思路清晰。退伍后,他当过村干部,务过农,办过面粉加工厂,最后选择了摄影师这份职业,在小镇上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照相馆有条“规矩”——残疾人、孤寡老人和低收入村民,拍照免费。

这个决定,源于2000年夏天的一次经历。当时,王光法学会了数码摄影、电脑冲印以及图像处理技术,设备购齐后照相馆就开业了。第一单生意,是去给一位山村独居老人拍半身照。当他把洗好的照片带给老人时,那场景深深触动了王光法:“老人一直盯着照片看,神情特别专注、欣喜和满足。”王光法至今还记得老人跟他说,一辈子只拍过两次照,一次是拍身份证照片,另一次就是这张。王光法慢慢了解到,当地不少老人一辈子都没拍过一张生活照。能有一张记录生活的照片,对他们来说非常珍贵。

此后,王光法开始了公益行动,到偏远山村,为老人拍照。有生活照,有结婚照,也有全家福。2008年冬天,他还冒雪进山,徒步到各村帮10多名独居老人拍摄房屋受损情况,及时向镇里反映……

不止于温暖他人,王光法还通过相机表达着对家乡的爱。从摄影之初,他就有意地用相机记录着鄞吴镇的发展变化。“近些年家乡变得越来越美,来游玩观光的人也多了起来,我用拍照这种特殊的记录方式,不仅留住了鄞吴发展的各个节点,也向游客展示了家乡的美。”

王光法约20平方米的照相馆里,有一台电脑,11个硬盘里存储了超6000G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这里面,许多都是王光法持续拍摄的,不同季节、不同角度的鄞吴镇。拆建前的小学、改造后的归仁里老街、无障碍小镇建设……点击鼠标,翻看这些照片,犹如在看一段段珍贵的历史画面。

鄞吴村党委副书记黄潮洪是这家照相馆的“常客”,不为拍照,而为寻照。“他平时注重收集、整理,有关村子发展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齐全,村里要申报项目,我就到这里来找照片,他都无偿提供。”黄潮洪说,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过道、楼梯、接待大厅,就挂有很多王光法拍的照片,“老百姓前来办事其间,看看照片,也能了解乡村变化。”

让老百姓了解日新月异乡村变化,王光法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办法。他每年都会把拍摄的鄞吴镇“大事件”或“大变化”打印出来,用胶带贴在两块可移动黑板上,放在



王光法平时喜欢走街串巷,拍摄家乡的变化。  
通讯员 潘天 摄

照相馆门口,布置成一个简单的摄影展,供大家观看。“不仅帮我免费拍照,还提供展览,他很用心。”这些年,74岁的周亚民一直靠轮椅出行,在看了王光法的摄影展后才明白,自己能够方便出行,全靠鄞吴镇在全国率先开展的无障碍特色小镇建设。目前,鄞吴镇相关部门正着手准备,打算为王光法举办个人摄影展,让更多当地百姓从中欣赏到家乡的变迁以及风土人情。

采访快结束时,王光法的手机响起一连串微信提醒音。打开一看,原来是村民许仁国用手机拍了几张自拍照,想让王光法帮忙修下图。他爽快地答应了。

“现在流行手机摄影,上门拍照的人少了,我就帮他们修图。”王光法说,只要他还干得动,就会一直把这项公益活动做下去。

## 30年收集4万多张海报,1.6万多部拷贝

电影元素收藏家陈红龙——

# “光影宝库”中 细品流金岁月

本报记者 杨世丹 邱建平 通讯员 雷晓燕 共享联盟缙云站 张晋恺

“太阳出来了,这些电影藏品放在仓库很久了,需要晒一晒。”3月28日上午,在丽水市莲都区一居民楼楼下,陈红龙一边麻利地将几箱电影藏品铺开,一边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

作为丽水当地知名的电影元素收藏家,陈红龙已收藏电影海报4万多张,电影拷贝1.6万多部,各种电影资料及放映机等1万余件,其中不乏精品、珍品、孤品。这些资料记录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历程,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它们就像散落在各处的珍珠,我就是那个串珍珠的人。”陈红龙说。

为何会喜欢上收藏电影物件?还得从陈红龙小时候说起。

1962年,陈红龙出



陈红龙与妻子整理藏品

生于缙云县壶山镇,家附近就是壶镇大会堂,这里经常会放映电影。“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很难拿出多余的钱去看电影,有时我就躲在大人堆里,偷偷地钻进去,或者趁电影快散场大堂门打开时溜进去看最后几分钟。”陈红龙说,“我当时特别羡慕电影放映员,觉得他们真幸福,可以不停地看电影,如果长大了能够做个电影放映员就好了。”

有了电影的陪伴,成长似乎就在转眼间,然而梦想与现实总有差距。随着外出读书、工作,陈红龙与电影渐行渐远。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外地出差,让他与电影的缘分再次重逢。

那时,陈红龙在出差地的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了几十张老电影海报,当即就把它们买了下来。

这一次的心血来潮,花费了陈红龙半个月的工资。回到家后,陈红龙反复翻看这些印制精美、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电影海报,儿时对电影的热爱与梦想再次被唤醒。虽然不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收藏老电影海报也不失为另一种追梦的方式。

“我记得当年为了一张海报,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专门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黑龙江。”陈红龙告诉记者,当时他跑遍了东三省,就是为了收集最原始的电影藏品。

初涉收藏圈子,陈红龙没有人脉、没有消息来源,根本不知从何着手,于是,他就用最笨的办法——不停地走、不停地问。

为了找到一两张海报,他时常穿行在各地的大街小巷、古玩市场,虽然常常一无所获,但从未放弃,有时看到好的海报他便如获至宝,激

动之心难以言表。

渐渐地,陈红龙在电影海报收藏圈子里有了些名气,收入囊中的精品海报也越来越多。比如《普天同庆》《方珍珠》《渡江侦察记》《白毛女》《鸡毛信》《平原游击队》等电影海报都是极为难得的精品、珍品、孤品。

虽然不时有人想花高价求购,但陈红龙从没有出售过一张电影海报。对于他来说,海报是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藏品,虽然是一张纸,但背后有着丰富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但凡出售一张就会打破收藏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近几年,陈红龙在收藏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为了让藏品更丰富、更完整、更有系列性,他开始收藏电影台本、电影杂志、电影拷贝、电影放映机等。丽水市档案局曾根据陈红龙的收藏,专门出版了《新中国电影海报选编》和《流金岁月的痕迹》两本书,并在丽水市档案局一楼大厅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展览。

“我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偌大的宝库。但是,当把这些‘珍珠’捧在手心的时候,却发现数量太多,无处安放。”陈红龙告诉记者,随着藏品大量增加,后期的保管和维护开始跟不上。现在他的电影藏品一部分藏于家中,一部分寄存于丽水市档案馆中,还有一部分存于丽水绿谷信息产业园库房中。

眼下,陈红龙正在考虑这些电影藏品的去处。他说,“我想为这些藏品在丽水找个‘家’,比如建个电影博物馆,发挥它们应有的社会文化价值。”



扫一扫 看视频

王光法给张道永老人免费拍照 通讯员 潘天 摄

陈红龙收藏的电影海报